

林间最后 的小孩

——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

LAST CHILD
IN THE
WOODS



“家长的必读书目” ——《波士顿环球报》

本书改变了我们
关于儿童与大自然关系的看法！

SAVING
OUR
CHILDREN FROM
NATURE-DEFICIT
DISORDER

[美] 理查德·洛夫 著 自然之友编译团队：郝冰 王西敏等环保志愿者 译

CS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然之友



林间最后的小孩

——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

LAST CHILD
WOODS

SAVING OUR CHILDREN FROM NATURE-DEFICIT DISORDER

[美] 理查德·洛夫 / 著 自然之友 / 译 郝冰 王西敏 / 审校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然之友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林间最后的小孩 ——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 / [美]理查德·洛夫著 ;
自然之友编译团队: 郝冰, 王西敏等环保志愿者译. -- 长沙: 湖南
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11

书名原文: Last child in the woods

ISBN 978-7-5357-7752-2

I. ①林… II. ①理… ②郝… ③王… III. ①儿童—保健—
普及读物 IV. ①R17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8008 号

林间最后的小孩 ——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

著 者: [美]理查德·洛夫

译 者: 自然之友编译团队

郝 冰 王西敏等环保志愿者

策划编辑: 孙桂均 李 媛

文字编辑: 陈一心

出版发行: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长沙市湘雅路 276 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 本社直销科 0731-84375808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原厂联系)

厂 址: 宁乡县金洲新区泉洲北路 100 号

邮 编: 410600

出版日期: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 本: 710mm×101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173000

书 号: ISBN 978-7-5357-7752-2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中文版序言



《林间最后的小孩》已经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的版本，但是中文版对我而言却有着别样的意义——因为我相信中国将在这场让孩子重回大自然的世界性运动中起到领袖的作用。不久前，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发起的世界性环保大会在巴塞罗那召开，与会组织就认可孩子回归大自然的重要性通过了一项决议。此次大会集结了来自 177 个国家的超过 8000 名世界各地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包括中国。大会要求 IUCN 应该发挥领导作用，把帮助其成员国“重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作为所有工作的优先考虑条件，以此确保对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负责”。这项提议是由彻里·查尔斯（Cheryl Charles）博士主导推动的，他是“孩子与自然”网站（[www. childrenandnature. org](http://www.childrenandnature.org)）的主席，我也是理事成员。

此次环保大会的召开反映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自然缺失综合征”和其对当地社区的负面影响的认知正在持续深化。在 2006 年，“世界未来社会”预言：“孩子们的自然缺乏综合征将对他们的健康构成威胁。如今的孩子相较于他们的前人花在自然环境中的时间正越来越少。”这话并非虚言。数据显示，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正被诸如肥胖、注意力不集中以及和缺乏运动导致的其他疾病所困扰。在 2009 年一项对 16 个国家的 2400 位母亲进行的调查中，87% 的被调查者表示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时间与自己孩子玩耍互动，也有 54% 的母亲表示希望自己能坦然接受孩子在户外玩耍时浑身搞得很脏。可能最有趣是以下这个数据：在中国，只有 5% 的母亲说自己的孩子常常在大自然中探索。

然而幸运的是，现在许多的公益组织正在致力于扭转以上这些不妙的趋势，包括“自然之友”，这个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自然之友”通过教师培训、拓展活动和发行刊物等途径来提高公众对于大自然缺失问题的关注。这些遍布全中国的草根环保组织是让孩子重归大自然运动中极其有活力的一股力量，我个人对于他们致力创造一个环境和谐的社会的高贵梦想表示深深赞许。这是一个大胆但通过努力可以实现梦想。环保的理念和言论正在中国和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传播。举例而言，北京电台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合作的广播节目“倾听孩子，倾听自然”获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授予的2008年度国际儿童节的广播大奖。这个节目鼓励孩子们寻找并记录下大自然的千万种声息。我们都知道，这在一个工业化社会当然是艰巨的挑战。节目同时也驱策大家创造一个绿色地球，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就有机会享受美好自然了。

如今，通过“自然之友”环境保护工作者、环境教育工作者和健康专家们以及中国其他环境保护工作者和拥护者的不懈努力，《林间最后的小孩》即将在中国发行出版。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已经看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正得到积极转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国家和社区开始采取行动等种种可喜迹象。这确实是一个关乎我们所有人切身利益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表明，在自然环境中的活动玩耍对孩子的健康发展非常必要。为了改变孩子们远离大自然这种不良趋势，我们不但要注重科学研究成果，也要将其落实到更深层面，越来越多地提供一种道德上的论证。

孩子们是否有权利在大自然中散步？让我十分吃惊的是，当我将这个问题向人们提出时，却看到了一些困惑的表情。他们回答说，你该看看人类对我们这个星球都干了些什么。如果单从那些糟糕的事实出发，那么我们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岂不是天生就是敌对的？我完全能理解那样的观点。对一些人来说，自然仍然是“它者”。他们生活在自然中，却不把自己当做自然的一部分。现在是超越那些狭隘观念对我们束缚的时候了。正如我最近给 *Onion* 杂志撰文所提到的，如果孩子重归大自然运动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话，我们必须回到一条最根本的“首要原则”上来——该原则不完全取决于科学已经呈

现出来的东西，更有科学实验所未能全然道尽的深邃意义；该原则也并不需要将其立法，因为它本来就是最基本的：人与自然间有意义的联系对人性、对人类都是必要的——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种群，它对我们的生存和精神需要都必不可少。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须避免纸上谈兵；我们必须保证世界各地的孩子可以拥有亲近自然的空间、时间和体验的常规渠道。只有当我们看到自己与大自然密不可分的时候，只有当我们将自己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来珍爱的时候，只有当我们相信孩子们有权利享受未受破坏的自然种种恩赐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关注大自然和人类自身的人。

理查德·洛夫 (Richard Louv)

2009年4月10日于圣地亚哥

重建孩子与自然的联系

杨东平



关于儿童与自然的疏离，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感受到的。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人类渐渐远离了山川、森林、溪流和原野，成为穴居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动物。这种令人担忧的异化，今天正在加速。我最早受到触动，是大约20年前，读到三毛的《塑料儿童》。说她在台湾邀几个孩子去看海，以使他们领略自然之美。孰料他们一路专注于手中的游戏机，到了海边仍不为所动，说这就是海啊，我们回去吧，6点半动画片要开始了！

一直以为欧美国家的情况会好些，因为他们更为崇尚体育和户外运动，城市生活与自然的联系也更密切一些。理查德·洛夫的这本《林间最后的小孩》打破了我的想象。事实上，“去自然化”的生活、儿童的“自然缺失症”，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的现代病。的确，这本书具有开创性和振聋发聩的作用。作者透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历程，揭示了正变得日益强大的导致儿童与自然疏离的新因素：空调、电视、动画片、电子产品、治安状况……以及网络。一个孩子坦率地说：我更喜欢在屋里玩，因为只有屋里才有电源插座。

儿童与自然的脱离有一些直接的后果。新一代人不再关注“红红白白的牵牛花，红红白白的三叶草，还有那鹧鸪鸟的歌声，还有那三月的羔羊、粉色的猪仔、驴崽和牛犊……”它会造成感官的逐渐退化，造成例如肥胖率增加、注意力紊乱和抑郁现象等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病态。间接地，它则损害着儿童的道德、审美和智力成长。一个从小对生命和自然失去敏感的人，长

大之后怎么会关心地球环境和人类命运呢？

早在卢梭的《爱弥尔》、梭罗的《瓦尔登湖》中，就揭示了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质。这本被誉为可以与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相媲美的书，并未止于一味的担忧和警示，沿着卢梭和梭罗向自然学习的方向，作者为救治儿童的“自然缺失症”，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主张。拉近生活与自然的距离，重新建立孩子们与自然的联结，让孩子在真实的世界里学习，成为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包括种植和园艺之类让孩子亲近自然的传统方式，更多地带孩子走进自然，户外活动、散步和露营，野外垂钓和野外动物观赏，等等。这一变革的主题得到教育学理论的新支持。加德纳著名的“多元智能理论”，在起初提出的7个智能即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和自省智能之外，又补充了第8个智能“自然探索”或“博物学家”智能。这是指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敏锐的观察能力，善于观察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能了解各种事物的细微差别，对物体进行辨析和分类的能力。

恢复儿童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更具根本性地，是改变将城市与自然对立、城市与自然隔绝、所谓“自然在远方”的空间规划。《林间最后的小孩》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疆域，它关于建设“野生化的城市”的主张，使此书超越了对家长和教师的指导，而成为规划师和建筑师的绿色指南。与一般意义的“生态城市”有所不同，它更强调对本真的自然环境、自然形态的保留和兼容。例如通过计划用地、建筑设计以及公共教育将城区中的一些空间转化成野生生物栖息地、基因多样化的自然走廊。关键在于，这并非是一种“生态乌托邦”，例如，芝加哥市不仅保护野外空地，并且重视重建野生动物栖息地、林荫道、河流廊道以及其他自然地貌，扩大城市已有的公共用地。“景观都市主义”强调将空地的利用放在首位，而非建筑形态；提倡不确定性，改变一成不变的建筑模式，以唤起自然周期性自我修复能力。“绿色都市主义”已经在西欧国家迅速发展。在芬兰的赫尔辛基市，绿色从市中心一直延伸到北部的原始森林，城区则致力于“为儿童玩耍和居民社交提供一个野生

的、绿色的、机动车禁行的场所”。瑞典的哥德堡市周边有60个农场，有的对公众开放，居民们可以自采浆果和蔬菜；有的是供儿童游玩嬉戏的农场；还有作为残疾人专用的骑术训练场。新建居民区中心，还可见小片的牧场、牲畜和农场建筑……

《林间最后的小孩》告示我们，人与自然的危机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而新文明的曙光和坐标也已清晰可见。在这一人类文明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的地位十分独特，而且举足轻重。作为自然之友的一员，我们亲历了早期参与野外活动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成为生态和环境领域的大学生；也目睹着在“应试教育”环境中和互联网时代青少年与自然的彻底决裂，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物种，都市中与世隔绝的“宅男宅女”。

正如作者所说，人与自然间有意义的联系对人性、对人类都是必要的——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种群，它对我们的生存和精神需要都必不可少。作为21世纪的自然之友、自然之子，他理想的状态是生存在大自然和互联网之中，成为一个保持自然属性的地球村村民。也就是说，网络应当是我们更密切地走进社会、走进自然的桥梁和纽带，而不是封锁和屏蔽。我们需要重建与自然的联系，归真返朴，正本清源；需要不断地走进自然，热爱生命，热爱动物和植物；需要使城市更加自然和野性盎然；需要重温这样的至理名言：

“培养好人的秘诀就是让他在大自然中生活。”（爱默生）

“那些感受大地之美的人，能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直至一生。”（蕾切尔·卡森）

2009-05-07

序 言



在我的孩子年幼的时候，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家餐馆吃饭。马修当时只有10岁。隔着餐桌，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说道：“老爸，为什么你小时候比起我们现在要有趣得多？”

我问他指是什么。

他回答说：“你总说起你小时候的树林和树屋，还有你经常骑马到沼泽地附近去玩。”

一开始，我以为他是生我的气。的确，我经常和他说起诸如自己是怎样用细绳和几块动物的肝脏在小溪中钓小龙虾的事，这些事我发现如今的孩子已经很少做了。和多数父母一样，谈起自己的童年时，我总是会添油加醋，给那种生活增加了不少浪漫想像的成分。我怕这些话让孩子们在玩耍和冒险时的快乐打折扣。但是我儿子却是认真的，他觉得自己的童年生活中少了一些重要的内容。

他是对的。和我年龄相仿的美国人大都出生在战后婴儿潮时期或者再早一些。在用惯了寻呼机、即时信息和任天堂游戏的孩子们看来，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那么自由和自然，简直不像是真的发生过。

短短几十年中，孩子们理解和体验自然界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理解和体验的关系彻底颠倒了。现在的孩子们知道环境所面临的全球性威胁，但是他们和自然的关系却疏远了，和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光也越来越少了。这和我小时候的情况恰恰相反。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不知道我们的那片小树林与其他地方的森林在生

态上是互相联系的。20世纪50年代，没有人谈论酸雨、臭氧层空洞或者全球变暖的问题。但是我却熟悉自己的那片小树林和周围的田野。我也熟知林中那条小溪的每个转弯，各条土路上的每个角落。我甚至于多次梦到自己在那些树林中游荡。现在的孩子们能告诉你有关亚马孙热带雨林的一些知识，但却无法告诉你上一次他们在荒僻的林间探索，或者躺在田野上聆听风吹过的声音，看头顶飘过的云朵是什么时候。

本书旨在探讨儿童和自然间不断扩大的裂痕，以及这种割裂对环境、社会、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世界造成的影响。本书同样也介绍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为了孩子，也为了成年人的健康，我们有必要保持与自然的接触。

我特别关注儿童的问题，也很关注过去二三十年出生的美国人，在这个时期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即便是在那些旨在增强人同自然关系的活动中也是这样。不久以前，夏令营的时候，你会宿营，在林中远足，了解动植物，或者在篝火边讲鬼故事或美洲狮的故事。而现在，所谓的夏令营成了减肥营或是电脑游戏营。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自然，与其说是一种现实存在，还不如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自然对于人们来说越发成为一种供观赏、消费、使用甚至让人忽视的东西。最近的一则电视广告中，一辆SUV（城市越野车）沿着一条美的令人窒息的山溪疾驰，而在后座上，两个孩子正盯着车载显示器看电影，全然不觉窗外的美景。

一个世纪前，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宣称美国的边疆开发已经结束。对于他的论断人们一直争论不休。而事到如今，我们正在穿越一个相似却更为重要的边疆。

社会正在告诫孩子们不要与自然直接接触。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中，甚至是户外运动的组织，都在不断地向孩子们灌输这种思想。在很多社区，这些观点被写入了当地法律和法规。我们的体制，城市和郊区的设计以及文化态度都不知不觉地把自然同毁灭和死亡联系在一起，而不再认为户外活动能让人独处，给人带来快乐。好心的公共教育体系、媒体和家长成功地恐吓住了孩子，让他们不再前往树林和田野。在“或有专利，或被淘汰”这一生

存法则主导的高等教育领域，随着像动物学这样强调实践性的学科被更为理论化并且经济回报更高的微生物学和基因工程学所取代，自然历史正在消亡。快速发展的技术，模糊了人类、动物和机器三者之间的界限。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认为现实不过是一种主观架构。我们怎么建构，现实就是怎样的。这种观点认为人类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我们的孩子与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少，无论是生理上的感官还是心理上的知觉都在退化，人生经历也越来越单薄。

但是，就在孩子们同自然界间的纽带破裂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与自然的联系能对人们的心理、生理和精神健康产生积极作用。好几项研究都发现，有意识地让孩子们与自然接触是治疗注意力不集中和其他精神疾病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一名科学家认为，就像孩子们需要充足的营养和睡眠一样，他们可能也非常需要与自然的接触。

减少这种缺失，修复孩子们与自然界之间断裂的纽带，这符合人们自身的利益，它不仅是美学或者公正的需要，也是我们的心理、生理和精神健康的需要。而且地球的健康与否与之利害相关。孩子们怎样面对自然，以及将来他们怎样教育自己的后代来面对自然，将会决定未来我们的城市、家庭，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形式和状态。本书将探讨我们走向未来的一条可能途径，其中包括一些最具创新性的以环境为基础的学校教育项目；对城市环境的重新构思和设计，有理论家称其为“动物园式的城市”。本书也会探讨解决环保团体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问题，以及宗教团体怎样能让人们重新认识到自然对孩子们的精神发展所起的作用。来自全国各地的父母、儿童、孩子的祖父母、教师、科学家、宗教领袖、环保人士以及研究人员都会在本书中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认识到世界正在转型。其中有些人描绘了另一个未来，在那里，孩子们将同自然重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然将得到人们更多地重视和保护。

在为本书写作进行研究时，我很高兴看到那些正值大学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是在和自然接触较为缺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还是同自然进行了一定的接触，并且直觉地意识到自己到底错过了些什么。他们对自然

渴望就是我们力量的来源。这些年轻人不愿从现实转入虚拟世界，不愿意放弃大山而沉溺于“黑客帝国”。他们不愿意成为林间最后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们可能会经历作家比尔·麦克基本所说的“自然的终结”，没有人可以逃脱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悲哀。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可能：不是自然的终结，却是奇迹甚至是欢乐的重生。特纳声称美国边疆的消失不过只说对了一部分：一个边疆消失了，但是出现了另一个边疆，美国人在其中浪漫化着自然、利用着自然、保护着但也破坏着自然。那第二个边疆曾经存在于家庭农场，道路尽头的丛林，国家公园，和我们心中。但是现在这条边疆也在消失，或者已经变得无法辨认了。

但是，就像过去发生的那样，我们同自然的关系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形式。这本书描绘了一个早期时代的结束，也描述了一个新的边疆，一种更美好的人类与自然共生的方式。

目录

第一部分	儿童与自然的新型关系	///001
第一章	自然的礼物	002
第二章	第三边疆	009
第三章	自然游戏非法化	018
第二部分	为什么儿童（以及我们自己）需要自然	///025
第四章	爬上健康之树	026
第五章	感觉生命：大自然 VS 无所不知的脑袋	038
第六章	“第八智能”	053
第七章	孩提时代的天赋：自然如何培养创造力	067
第八章	自然缺失症和恢复性环境	079
第三部分	好心的结果：为什么约翰尼和珍妮不再出去玩了	///091
第九章	时间和恐惧	092
第十章	恐惧综合征	100
第十一章	贫乏的自然历史知识：教育阻碍孩子亲近自然	109
第十二章	未来的自然守护者从何而来	120
第四部分	自然与儿童的重逢	///133
第十三章	把自然带回家	134





第一部分 儿童与自然的新关系

广阔、狂野、孤寂，这就是我们的自然母亲。像那猎豹，就在身边，优美，舐犊情深。不过我们都早早地和自然母亲断了奶，钻进了只和人交往的社会。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第一章 自然的礼物



每当看到桦树枝，弯弯地，左一下，右一下……
我总想，是小男孩把它“荡”弯了吧?!

——弗罗斯特 (Robert Frost)

假 如年轻的时候，我们曾穿行过内布拉斯加州的三叶杨树林，或在纽约皇后区的屋顶养过鸽子，或是钓过欧扎克山区的太阳鱼，又或感受过船身下万里之遥而来的汹涌波涛，那么我们的命运就跟自然界是紧密相连的。今天，情况仍然如此。大自然始终教导我们，滋养我们的精神，承载我们的生命。

对于孩子来说，自然的面貌是多种多样的：一头初生的牛犊，一只宠物的出生与死亡，一条年代久远的林中小路，一个荨麻丛的小窝棚，荒地边上的一块神秘湿地。虽然面貌各异，自然总是能给孩子一个更为广阔辽远的世界，这既不同于父母给予的亲情世界，也不像电视那样会“偷走”孩子们的时光，相反，她能丰富孩子的精神世界。医治生活在不幸家庭或邻里的孩子的创伤。自然像一块白板，孩子们在上面可以任意挥洒，重构文化的幻想。